

汉晋学术编年三

刘汝霖 著



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
Shanghai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Literature Press



民国首版学术经典

汉晋学术编年 [二]

刘汝霖 著



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
Shanghai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Literature Press

劉汝霖編

漢晉學術編

第二冊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漢晉學術編年卷之三

漢

孝元皇帝

名爽，宣帝子，
在位一十六年。

初元元年癸酉（前四八）

徵翼奉待詔宦者署。

初，奉治齊詩，與蕭望之、匡衡同師。三人經術皆明。衡爲後進，

望之施之政事，而奉惇學不仕，好律歷陰陽之占。帝初即位，諸侯薦之，徵待詔宦者署，數言事宴見，天子敬焉。時平昌侯王臨，以宣帝外屬侍中，稱詔欲從奉學其術。奉不肯與言，而上封事曰：『臣聞之於師，治道要務，在知下之邪正。人誠鄉正，雖愚爲用。若遇懷邪，知益爲害。知下之情，在於六情十二律而已。北方之情好也，好行貪狼，申子主之。東方之情怒也，怒行陰賊，亥卯主之。貪狼必待陰賊而後動。陰賊必待貪狼而後用。二陰並行，是以王者忌子卯也。禮經避之，春秋諱

焉。南方之情慝也，惡行廉貞，寅午主之。西方之情喜也，喜行寬大，巳酉主之。二陽並行，是以王者吉午酉也。詩曰：「吉日庚午」上方之情樂也，樂行姦邪，辰未主之。下方之情哀也，哀行公正，戌丑主之。辰未屬陰，戌丑屬陽，萬物各以其類應。今陛下明聖，虛靜以待物至。萬事雖衆，何聞而不諭，豈況乎執十二律而御六情。於以知下參實，亦甚優矣。萬不失一，自然之道也。迺正月癸未，日加申，有暴風從西南來。未主姦邪，申主貧賤。風以大陰，下抵建前，是人主左右邪臣之氣也。平昌侯比三來見臣，皆以正辰加邪時。辰爲客，時爲主，人以律知人情，王者之祕道也。愚臣誠不敢以語邪人。」

【出處】漢書翼奉傳

翼奉爲中郎。上以奉爲中郎，召問奉「來者以善日邪時，孰與邪日善時？」奉對曰：「師法用辰不用日。辰爲客，時爲主人。見於明主，侍者爲主人。辰正時邪，見者正，侍者邪。辰邪時正，見者邪，侍者正。忠正之見，侍者雖邪，辰時俱正。大邪之

見，侍者雖正，辰時俱邪。即以自知侍者之邪，而時邪辰正，見者反邪。即以自知侍者之正，而時正辰邪，見者反正。辰爲常事，時爲一行。辰疏而時精，其効同功，必參五觀之，然後可知。故曰察其所經，省其進退，參之六合五行，則可以見人性，知人情。難用外察，從中甚明。故詩之爲學，情性而已。五性不相害，六情更興廢。觀性以麻，觀情以律，明主所宜獨用，雖與二人共也。故曰：「顯諸仁，臧諸用。」露之則不神，獨行則自然矣。」此術唯未能用，學者莫能行。

【出處】漢書翼奉傳

散騎諫大夫劉更生爲宗正

陳王事。望之又選白劉更生給事中，與侍中金敞，並拾遺左右。四人同心謀議，勸道上以古制，多所欲匡正，上甚鄉納之。初，宣帝不甚從儒術，任用法律，而中書宦官用事，中書令弘恭石顯，久典樞機，明習文法，亦與車騎將軍史高爲表裏，論議常獨持故事，不從望之等。恭顯又時傾側見黜。望之以爲中書政本，宜以賢明之

選，自武帝游宴後庭，故用宦者，非國舊制，又違古不近刑人之義。自欲更置士人，由是大與高恭顯忤。上初即位，議讓重改作，議久不定，出劉更生爲宗正。

【出處】

漢書楚元王傳

蕭望之傳

匡衡爲郎中

衡父世農夫，至衡好學，家貧，力作以供費用。

晝夜讀書無燭，鄰舍有燭而不逮，衡乃穿壁引其光，以書映

光而讀之，邑人大姓，文不識，家富多書，衡乃與其傭作而不求償，主人怪問之，衡曰：願得主人書遍讀之，主人感映，資給以書，遂成大學。

尤精力過絕人。諸儒爲之

語曰：『無說詩，匡鼎來。』匡詠詩，解人頤。『衡射策甲科，以不應令。除爲太常

掌故，調補平原文學。學者多上書薦衡，經明當時少雙，令爲文學就官。京師後進，

皆欲從衡平原，衡不宜在遠方。事下太子太傅蕭望之，少府梁丘賀，問衡對詩諸大

義，其對深美。望之奏衡經學精習，說京師道，可觀覽，宣帝不甚用儒，遣衡歸官

，而皇太子見衡對，私善之。會宣帝崩，帝初即位，樂陵侯史高，以外屬爲大司馬

車騎將軍，領尚書事，前將軍蕭望之爲副。望之名儒，京師傳舊恩，天子任之，多

所貢薦，高充位而已。與望之有隙。長安令楊興，因說高舉賢士以收人望。高然其

言，乃辟衡爲議曹史，薦衡於上，上以爲郎中，遷博士給事中。

【出處】漢書匡衡傳

韋玄成爲少府。二年遷太子太傅，至御史大夫。

【出處】漢書韋玄成傳

徵王吉及貢禹吉道病卒。初，王吉坐昌邑王事髡爲城旦，起家復爲益州刺史，病去官

，復徵爲博士諫大夫。上疏言：『欲治之主不世出，公卿幸得遭遇其時，未有建萬世之長策舉明主於三代之隆者也。其務在於簿書斷獄聽訟而已，比非太平之基也。

今俗吏所以牧民者，非有禮義科指可世世通行者也。以意穿鑿，各取一切。是以詐僞萌生，刑罰無極，質樸日消，恩愛衰薄。孔子曰：『安上治民，莫善於禮。』非空言也。願與大臣延及儒生，述舊禮，明王制，驅一世之民，濟之仁壽之域。則俗何以不若成康，壽何以不若高宗？』宣帝以其言迂闊，不甚寵異也。吉遂謝病歸瑯琊。吉與同郡貢禹爲友，世稱王陽在位，貢公彈冠，言其取舍同也。禹字少翁，初事

嬴公學春秋，而成於陸孟。以明經絮行著聞，徵爲博士，涼州刺史，病去官。復舉賢良，爲河南令。歲餘，以職事爲府官所責，免官謝。禹曰：『冠壹免，安復可冠也。』遂去官。至是，帝初卽位，遣使者徵禹及吉。吉年老，道病卒。上悼之，復遣使者弔祀。而以禹爲諫大夫，數虛已間以政事。

初，吉無通五經，能爲驪氏春秋，以詩論語教授，好梁丘賀說易，令子駿受焉。

【出處】

漢書禮樂志

王吉傳

儒林傳

二年甲戌（前四七）

翼奉·上書言事

二月戊午地震，七月己酉地復震，上下詔罪已，舉直言極諫之士。奉

上書曰：『臣聞之於師曰：天地設位，懸日月，布星辰，分陰陽，定四時，列五行，以視聖人，名之曰道。聖人見道，然後知王治之象。故畫州土，建君臣，立律曆，陳成敗，以視賢者，名之曰經。賢者見經，然後知人道之務，則詩，書，易，春秋，禮，樂是也。易有陰陽，詩有五際，春秋有災異，皆列終始，推得失，考天心，以言王道之安危。至秦迺不說，傷之以法，是以大道不通，至於滅亡。今陛下明

聖，深懷要道，燭臨萬方，布德流惠，靡有闕遺，罷省不急之門，振救困貧，賦醫藥，賜棺錢，恩澤甚厚。又舉直言，求過失，盛德純備，天下幸甚。臣奉竊學齊詩，聞五際之要，十月之交篇，知日蝕地震之效，昭然可明。猶巢居知風，穴處知雨，亦不足多，適所習耳。臣聞人氣內逆，則感動天地。天變見於星氣日蝕，地變見於奇物震動。所以然者，陽用其精，陰用其形。猶人之有五藏六體，五藏象天，六體象地。故臧病則氣色發於面，體病則欠申動於貌。今年太陰建於甲戌，律以庚寅初用事，厯以甲午從春。厯中甲庚，律得參陽，性中仁義，情得公正貞廉。百年之精歲也。正以精歲，本首王位，日臨中時按律，而地大震。其後連月久陰，雖有大令，猶不能復，陰氣盛矣。古者朝廷，必有同姓，以明親親。必有異姓，以明賢賢。此聖王之所以大通天下也。同姓親而易進，異姓疏而難通。故同姓一，異姓五，迺爲平均。今左右亡同姓，獨以舅后之家爲親。異姓之臣又疏，二后之黨滿朝，非特處位勢，尤奢僭過度。呂霍上官，足以卜之。甚非愛人之道，又非後嗣之長策也。

。陰氣之盛，不亦宜乎？臣又聞未央建章甘泉宮，才人各以百數，皆不得天性。若杜陵園其已御見者，臣子不敢有言，雖然，太皇太后之事也。及諸侯王園與其後宮，宜爲設員出其過制者。此損陰氣，應天救邪之道也。今異至不應，災將隨之，其法大水。極陰生陽，反爲大旱，甚則有火災，春秋宋伯姬是矣。唯陛下財察。』

【出處】漢書翼奉傳

張禹爲光祿大夫。禹字子文，河內軹人也，至禹父徙家蓮勺。禹爲兒，數隨家至市，喜觀於卜相者前。久之，頗曉其別著布卦意，時從旁言。卜者愛之，又奇其面貌，謂禹父：『是兒多知，可令學經。』及禹壯，至長安學，從沛郡施讐受易，琅邪王陽膠東庸生問論語，既皆明習，有徒衆，舉爲郡文學。甘露中，諸儒薦禹，有詔太子太傅蕭望之問禹對易及論語大義，望之善焉，奏禹經學精習，有師法，可試事。奏寢，罷歸故官，久之，試爲博士。至是，立皇太子，而博士鄭寬中（字少君平陵人）以尚書授太子，薦言禹善論語，詔令禹授太子論語。由是遷光祿大夫。

歌歲，出
東平內史。

【出處】

漢書張禹傳

周堪劉更生爲中郎尋繫獄免。請望之自殺。

先是，請望之周堪劉更生及侍中周敞四人同

心輔政，患苦外戚許史在位放縱，而弘恭石顯弄權，議欲罷退之。望之堪數薦明儒茂材，以備諫官。會稽鄭明陰欲附望之，上疏言許史罪過，章視周堪，堪白令朋待詔金馬門。朋又奏記望之，望之見納，接待以意。朋因數稱述望之，短車騎將軍，言許史過失。後朋行傾邪，望之絕不與通。朋怨恨，更求人許史，推所言許史事曰；『皆周堪劉更生教我，我關東人，何以知此？』侍詔華龍者，宣帝時與張子蟜等待詔，以行汙濺不進，欲入堪等，堪等不納，故與朋相結。恭顯令二人告望之等謀欲罷車騎將軍疏退許史狀。事下弘恭問狀。恭顯奏：『望之堪更生朋黨相稱舉，數譖訴大臣，毀離親戚，欲以專擅權勢，爲臣不忠，誣上不道，請謁者召致廷尉。』時上初即位，不省謁者召致廷尉爲下獄也，可其奏。於是堪更生皆下獄。後上召堪

更生，曰『繫獄』上大驚曰：『非但廷尉問耶？』以責恭顯，皆叩頭謝。上曰：『令出視事』恭顯因使高言：『上新即位，未以德化聞於天下，而先驗師傅。既下九卿大夫獄，宜因決免。』於是制詔丞相御史『前將軍望之，傳朕八年，亡它罪過。今事久遠，識忘難明，其赦望之罪』收前將軍光祿勳印綬，及堪更生皆免爲庶人，而朋爲黃門郎。後數月，制詔御史：『國之將興，尊師而重傅，故前將軍望之傳朕八年，道以經術，厥功茂焉。其賜望之爵關內侯，食邑六百戶，給事中，朝朔望，坐次將軍。』又徵堪更生，欲以爲諫大夫。恭顯白，皆爲中郎。上器重望之不已，欲倚以爲相。會地震，恭顯許史等皆側目於望之等。更生懼焉，乃使其外親上變事，言地震殆爲恭等。宜退恭顯，以彰蔽善之罰，進望之等，以通賢者之路。書奏，恭顯疑望更生所爲，白請考姦詐，辭果服。遂逮更生繫獄。免爲庶人。會望之子伋亦上書頌望之前事。事下，有司復奏：『望之前所坐明白，無譖訴者，而教子上書，稱引亡辜之詩。失大臣體，不敬。請逮捕。』弘恭石顯等知望之素高節，不誚辱，建

白：『望之前爲將軍輔政，欲排退許史，專權擅朝，幸得不坐，復賜爵邑，與聞政事。不悔過服罪，深懷怨望，教子上書，歸非於上。自以託師傅，懷終不坐。非頗誚望之於牢獄，塞其快快心，則聖朝亡以施恩厚。』上曰：『蕭太傅素剛，安肯就吏？』顯等曰：『人命至重，望之所坐，語言薄罪，必亡所憂。』上乃可其奏，顯等封以付謁者，敕令召望之手付，因令太常急發執金吾車騎，馳圍其第。使者至，召望之。望之欲自殺，其夫人止之，以爲非天子意。望之以問門下生朱雲，字游，魯人，徙平陵。雲者好節士，勸望之自殺。於是望之仰天歎曰：『吾嘗備位將相，年踰六十矣。老入牢獄，苟求生活，不亦鄙乎！』字謂雲曰：『游！趣和藥來，無久留我死。』竟飲鴆自殺。天子聞之驚，拊手曰：『曩固疑其不就牢獄，果然殺吾賢傅！』是時太官方上晝食，上乃卻食，爲之涕泣，哀慟左右。於是召顯等，責問以議不詳，皆免冠謝，良久然後已。望之著有賦四篇 望之有罪死，有司請絕其爵邑，有詔加恩，長子敞嗣爲關內侯。乃擢周堪爲光祿勳，堪弟子張猛光祿大夫給事中，大見信任。蕭顯懼之，數語毀焉。天子追念望之不忘，無歲時，遣使者祠祭望之冢，終元帝世。望之八子，至大官者，育，咸，由。

【出處】

漢書楚元王傳

蕭望之傳

三年乙亥（前四六）

翼奉上書請徙都。四月乙未，孝武園白鶴館災，奉自以爲前言已中，上疏曰：『臣前上五際地震之效，曰極陰生陽，恐有火災，不合明聽，未見省答。臣竊內不自信。今白鶴館以四月乙未，時加於卯，月宿亢災，與前地震同法，臣奉迺深知之可信也。不勝拳拳，願復賜問，卒其終始。』上復延問以得失。奉以爲祭天地於雲陽汾陰及諸寢廟，不以親疏迭毀，皆煩費，違古制。又宮室苑囿，奢泰難供，以故民困國虛，亡累年之畜，所繇來久。不改其本，難以末正。迺上疏曰：『臣聞昔者盤庚改邑，以興殷道，聖人美之。竊聞漢德隆盛，在於孝文皇帝，躬行節儉，外省繇役。其時未有甘泉建章及上林諸離宮館也。未央宮又無高門武臺麒麟鳳皇白虎玉堂金華之殿，獨有前殿曲臺漸臺宣室溫室承明耳。孝文欲作一臺，度用百金，重民之財，廢而不爲。其積土基，至今猶存。又下遺詔，不起山墳。故其時天下大和，百姓

治足，德流後嗣。如今處於當今，口此制度，必不能成功名。天道有常，王道亡常，亡常者所以應有常也。必有非常之主，然後能立非常之功。臣願陛下徙都於成周，左據成皋，右阻黽池，前鄉崧高，後介大河，建榮陽，扶河東，南北千里以爲關，而入敖倉。地方百里者八九，足以自娛。東厭諸侯之權，西遠羌胡之難。陛下共已亡爲，按成周之居，兼盤庚之德，萬歲之後，長爲高宗。漢家郊兆寢廟祭祀之禮，多不應古，臣奉誠難亶居而改作，故願陛下遷都正本，衆制皆定，無復繕制宮館不急之費，歲可餘一年之畜。臣聞三代之祖，積德以王，然皆不過數百年而絕。周至成王，有上賢之材，因文武之業，以周召爲輔，有司各敬其事，在位莫非其人。天下甫二世耳，然周公猶作詩書，深戒成王，以恐失天下。書則曰：「王母若殷王紂」其詩則曰：「殷之未喪師，克配上帝。宜鑒於殷，駿命不易。」今漢初取天下，起於豐沛，以兵征伐，德化未洽。後世奢侈，國家之費當數代之用。非直費財，又迺費士。孝武之世，暴骨四夷，不可勝數。有天下雖未久，至於陛下，八世九主矣。